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
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
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
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曰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
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
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
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
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臯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

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
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
者而使之希聖所繇不得不異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
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
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
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
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
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
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
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大學之

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挾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

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
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
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
槩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
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
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
爲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
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
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
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碍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

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
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
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
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
其叢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
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
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
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
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數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
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

而末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
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
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
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
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
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
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
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俚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
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
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

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卽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驚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王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洛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壑使斯人去昏墊而

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
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
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
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陽王
夫之論

宋史張子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日具酒食召鄉人高

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甯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恠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

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

銘載乾稱篇首

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子正蒙注目錄

卷一上

太和篇

卷一下

參兩篇

卷二上

天道篇

卷二下

神化篇

卷三上